

五、調查研究成果

● 東南亞賽鴿分析

雖然筆者在五月這趟北大年踏查旅程，對於當地「賽鴿活動」並無所獲，其原因就如前述所言，地方的賽鴿活動發展與否是有關於區域的經濟發展，以及文化脈絡的直接影響。但也不意味著泰國其他區域並無任何賽鴿活動，例如芭堤雅（Phatthaya）就非常盛行。筆者藉此先稍順帶一提賽鴿活動導入該區域有許多原因，最直接的就是人民富裕與取得資源的便利性，但也有因歷史脈絡性的影響，例如台灣本身即是受日本殖民影響，賽鴿活動是日本時期官方政府引進藉以刻意仕紳化（台灣粉鳥第三部曲《半山傳奇》便有詳述之），透過賽鴿活動與文人雅士的連結，甚可能間接政治性的話語權控制，台灣文學史上知名的「鹽分地帶」詩人與作家社群中的文學家兼政治家：吳新榮，就是愛鴿人士，養鴿也參與賽鴿活動。而印尼賽鴿的盛行，也多少與二戰日軍佔領印尼有關係，只是因民族性、文化與環境等諸多因素而各自發展成不同樣貌的賽鴿活動。而泰國呢？除了二戰取道進攻緬甸與馬來亞，歷史脈絡方面，相較於提及的台灣、印尼則受日本影響甚少。

而論及**泰國賽鴿**，就不得不提芭堤雅國際公棚比賽，此類比賽是當今國際上盛行的賽鴿玩法，過往賽鴿都是養鴿人利用鴿子會回家的本能，自己飼養鴿子讓鴿子認得養鴿人家中頂樓的鴿舍，然後參與賽事，透過一定距離彼此競速歸返取得成績等遊戲規則。而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化，如今演變成不一定每個養鴿人自己飼養訓練，而是參賽者在公母鴿培育繁殖出下一代雛鴿後，再把這些雛鴿送至專業公棚，由公棚統一飼養來自世界各地的雛鴿，以相同規格的飼料營養品、居住環境、訓練方式，最終這群鴿子一起完成相同距離的比賽。如此一來，在大家都是相同條件下參賽，競爭的則是鴿種本身，以及飼主的培育能力，而把雛鴿集體送至指定公棚，從不會起飛，慢慢學會飛翔歸返公棚，直到完成賽事，養鴿人不用再耗費太多的時間與精神操練，且這樣的公棚制度最終則不限於國內，可以是跨國際的，就如圖①-④（圖片來源：onelofttracing.com）。筆者爬梳相關資料甚至已有51個國家參與，堪稱相當國際化的，但就如筆者前述，賽鴿運動是呈M型曲線社會現象的，通常越是經濟發展、人民富裕的國家，他們的賽鴿運動才能穩定發展，常民也較有能力參與。以上再對應上頁筆者於北大年所觀察，便能得知賽鴿運動在當地的接受度是不及鳴禽與審美比賽的，這當中甚有可能地方民情、常民經濟娛樂條件所導致。當人們對賽鴿無感毫無興趣時，路邊野鴿群的命運也不難想像。



而相對**印尼賽鴿**的普及程度為何可以如此廣佈？筆者赴雅加達踏查之際，走在街道巷弄上也曾意外發現平民百姓飼養鳥禽除了各式造型的鳥籠外，也有特殊飼養鴿子的方法，竟是以放養的方式僅提供讓鴿子們遮風避雨，有放置飼料、水的地方即可，更讓鴿子們可以隨意出入給予極大的自由度。當然，除可歸咎筆者前述有關於爪哇人的民族性外，只有具歸巢認家的鴿子可以（其餘鳥禽搞不好一放就一去不回），圖①是筆者發現住家內的鴿子，圖②是筆者委請路人協助拍攝自己在拍鴿子的畫面。而印尼的賽鴿比賽又為何會讓人們如此著迷？印尼的人均所得並不高，為何連孩童都能熱衷其中呢？原因在於印尼賽鴿的賽制規則不同於一般所言正規的競速賽鴿比賽，獨特的賽制與玩法，讓養鴿人無需耗費更多成本搭建鴿舍，也無需引進更優良種鴿培育（此意為參加比賽僅須有一對鴿子，情愫濃厚、生死相依，終生為伴的鴿子），著重更多的是訓練方式與相關技術等，因此也能時常在賽鴿場上看見未成年的青少年、孩童參與其中，圖③④⑤。畢竟印尼賽鴿的確比起其他地方的賽鴿，這裏離夢想來得近些，入門門檻低。至此不難想像，飼養鴿子作為爪哇人天生愛鳥的本性，加上贏得賽鴿比賽時優渥的獎金制度，甚至因為賽制關係，一年可以參與好幾次的狀況下，也就慢慢造就瘋狂的常民活動，圖⑥。筆者在踏查期間試著詢問當地年紀較長耆老，詢問這類活動是從何開始的？回應的就跟筆者詢問台南溪北鹽水學甲一帶鴿零文化的耆老相似「這從我爺爺的爺爺就有了」，只不過從台灣「日本時期」改為印尼「荷蘭殖民時期」這類籠統的答覆。看來～這條尋鴿之路還是相當漫長。



● 鴿子終究從何來

近年筆者投入相當多的精神與時間，研究有關於「鴿子」在台灣的種種常民活動與地方文化，而能有這般的動力量完全出自於本身對於鴿子的熱誠與關愛。有關於此「調查與研究」的文獻爬梳、田野探訪，以及兩趟雅加達、北大年的旅外踏查，再加上逐步拜訪參與「**台灣賽鴿**」賽事的養鴿人，與八掌溪沿岸學甲、鹽水週遭的地方文化「鴿苓」的耆老們的互動交陪，筆者發覺「原生來自地中海、中東一帶的原鴿，爾後被人類發現具有歸巢本能為所馴化成為家鴿」，鴿子便隨著人類航海路徑很快傳遍各大洲，更為適應城市生活環境而各自演化成區域體態的野鴿。如今在城市中很容易看到家鴿再野化後的種群，這得取決於當地是否賽鴿運動盛行！？通常有賽鴿活動之地區國度，其鴿種普遍體態較為壯碩健康，反之則是體型較為細小，如上述北大年之情形。但如今又很難明確判定鴿子是從何而來，筆者按有限資料推敲極有可能在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之際，島上的鴿子仍不是常見物種；如今被譽為是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的人類學報告書，甘治士牧師（George Candidius, 1597-1647 年）所著作《台灣略記》曾描述新港社（今台南新市南科周遭）是這樣的地方『**鄉間貫穿許多美麗河流，有豐富的魚、鹿、野豬、山羊、野兔、兔子、山鵲、鷓鴣、斑鳩跟其他種類的家禽**』，但這當中並沒有提到鴿子。

鴿子的馴化起始於歐洲，早在希臘時代和古羅馬時代，就已經有關於馴化飼養鴿子的記載（甚至聖經早有記載），但經過多年的馴化也相繼分化出了各種形態各異的鴿子，其中有專為供人類觀賞用的鴿子，如孔雀鴿、天使鴿等特色品種，但以上也因長期受人類培育實驗與近親繁殖幾乎喪失其原有的歸巢能力，按筆者的個人喜好此類鴿子不在此討論當中。如今僅限於「會回家的鴿子」才是筆者心中的愛，而鴿子之於人類的關係，就如同探險先驅者，更甚「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航海家與海盜們他們啟航前，都會習慣帶上幾羽鴿子以防在長途跋涉遙望無際的渺茫大海中尋找水源之際，將「鴿子放飛出去，利用動物本身的續航力去評斷，若鴿子在一定時間內未飛回，藉以可推斷距離陸地的時間與距離，因為他已經飛抵島嶼了。反之，若鴿子飛回船上大可猜測在他的飛行能力內是看不見陸地的，畢竟鴿子也需要著陸休息。」，也因這樣的操作，鴿子很快地就跟隨人類的移動路徑，傳遞至世界各地。筆者按此邏輯推測，福爾摩沙這座島嶼何時有海盜、航海家冒險行經路過，鴿子就何時來到台灣，而林道乾這群海盜船隊浩浩蕩蕩來到打狗，躲避明朝水軍追捕的同時，是否也帶來鴿子！？筆者試圖將這樣的疑問揉合調查與研究成果，將其轉化為《Pontanus的日誌本》續集第十輯《海賊王》當中。



▲ 圖為筆者從合艾機場搭乘計程車往返北大年時，與司機互動所攝得，從他口中探得北大年常民娛樂相關訊息。



▲ 圖為筆者走訪雅加達鳥禽市場外圍時，試圖詢問鴿販有關於「印尼賽鴿」相關資訊時，大方允許拍照時所攝得。

筆者這兩趟旅外踏查旅程其中之一，即是前往海盜林道乾最終落腳處「北大年」，為探究如今廣傳於高雄民間有關於「柴山埋黃金」與「打狗隙由來」，以及相對應的北大年「林姑娘自縊」與「清真寺咒誓」等傳說。筆者為釐清辯證傳說真偽，以及所衍伸留傳於兩地漢人移民之間背後脈絡意義，當然也是合理的懷疑當年遊走於東南亞的海盜是否也帶來了鴿子！？可惜，筆者到訪目的地走踏於北大年街道巷弄，這裏的鴿子顯然沒有想像中的多，再對比地方民情、常民娛樂，甚或人均所得，賽鴿競技在泰國東南邊的城鎮並不盛行，但卻依然可察覺這裏依舊也著馬來人與爪哇島上的風俗嗜好飼鳥。而海盜林道乾傳說的另一端，高雄，由於地理位置便利，十七世紀以降這裏可說是由中國漁民所開展的舞台。從杳無人煙之地，逐漸發展成小漁村，再隨著荷清日等諸個殖民空間需求的變革，而逐步走向港口貿易成就一個關鍵且核心的貨品集散地，而這群移民卻將離鄉思情寄託在如今被學者判定根本沒來到台灣的海盜身上。經過這趟踏查旅程總結兩地傳說皆重疊共同之處：「高

雄方面是林姑娘不想離開，林道乾便殺了她讓她無法離開，而北大年則是要林道乾離開回鄉，不離開妹妹就自縊也不離開」，筆者甚認為這或許是這些華人心中無法明說，透過地方傳說流變反映移民集體意識的關聯性。

而旅外踏查旅程的另一目的地，雅加達，則是直接回溯《Pontanus的日誌本》裏敘事主角的移動路徑，重返當年巴達維亞一探究竟。筆者原訂是想透過實地走一趟四百年前浪跡此地眾多Pontanus所經歷過的想像，包括在港口下船，沿著倉庫、運河，一路行走至最高的權力機關總督府，以及透過這趟旅程首要任務試圖研究相關的印尼賽鴿活動，將Pontanus的移動路徑與賽鴿活動研究所得作為連結衍伸出新作品，探討有關資本主義於後殖民時代的影響。但卻在此趟踏查旅程必經之路意外發現了「班丹村」，經爬梳有關文獻資料，發現十七世紀時的班丹人竟與台灣有著微妙的關聯，此村落是竟是筆者前往賽鴿場踏查觀賞賽鴿比賽必經路程，此意外又巧妙的收穫讓筆者調整了《Pontanus的日誌本》續集研究的先後順序，**第十一輯《烏鬼》**即是在這樣脈絡下所生。對比「印尼賽鴿」成為常民運動的盛行原因，筆者認為這是勞動階級試圖透過常民活動翻轉人生的機會，如同當年那群被稱為「烏鬼」（Oo-kuí）的班丹人來到福爾摩沙的遭遇與處境，故筆者實際走訪當代班丹村的現地考現，再回溯當年Pontanus的行跡文獻考古，彼此互文下藉由源於埋藏心中許久的問題意識「鴿子從何而來」，重新思考美麗島歷經400年的殖民更迭，種種有無意識下後殖民化現象。

經這趟踏查所得認為「印尼賽鴿」是因應爪哇人的民族特性、地方民情，以及經濟現況，所逐漸演變出獨具特色的常民活動。如之前筆者所述，不同一般所謂競速賽鴿比賽，「印尼賽鴿」是地方區域賽制，養鴿人甚至只需要飼養幾羽鴿子即能參與賽事，入門門檻低，相對成就達成來得容易，是追尋夢想的好機會，再加上爪哇島嗜養鳥禽，所以這裡的野鴿群相對來得北大年多。（當然印尼國內也有正規賽鴿賽事，但參與人數與規模當然不及今所談及的特殊地方性賽事，甚至爪哇島上的有產階級養鴿人多數還參與國際公棚賽事）由於筆者訪談當地居民對於有關於「印尼賽鴿」的活動起源認知，其所得答覆總是含糊不清，僅以「荷蘭殖民時期就有」或「我的長輩父親甚至更久遠的時候就有」的現象，顯然與來自台南與嘉義八掌溪沿岸的地方文化「鴿零」的境遇類似，當某種人事物太普及到理所當然之時，反而留存史料難以一探究竟，就例如書寫日記時，我們也不會把吃飯、洗澡、睡前刷牙這樣日常行為記載下來。但筆者在台南學甲、鹽水一帶與地方耆老交陪時，所面臨處境即是不在少數的當地人自認為「養鴿」是不識字的勞動者與農民的娛樂，不是讀書人、文人等白領階級所參與的，是無法端上檯面的，故這類文化活動鮮少留下文字資料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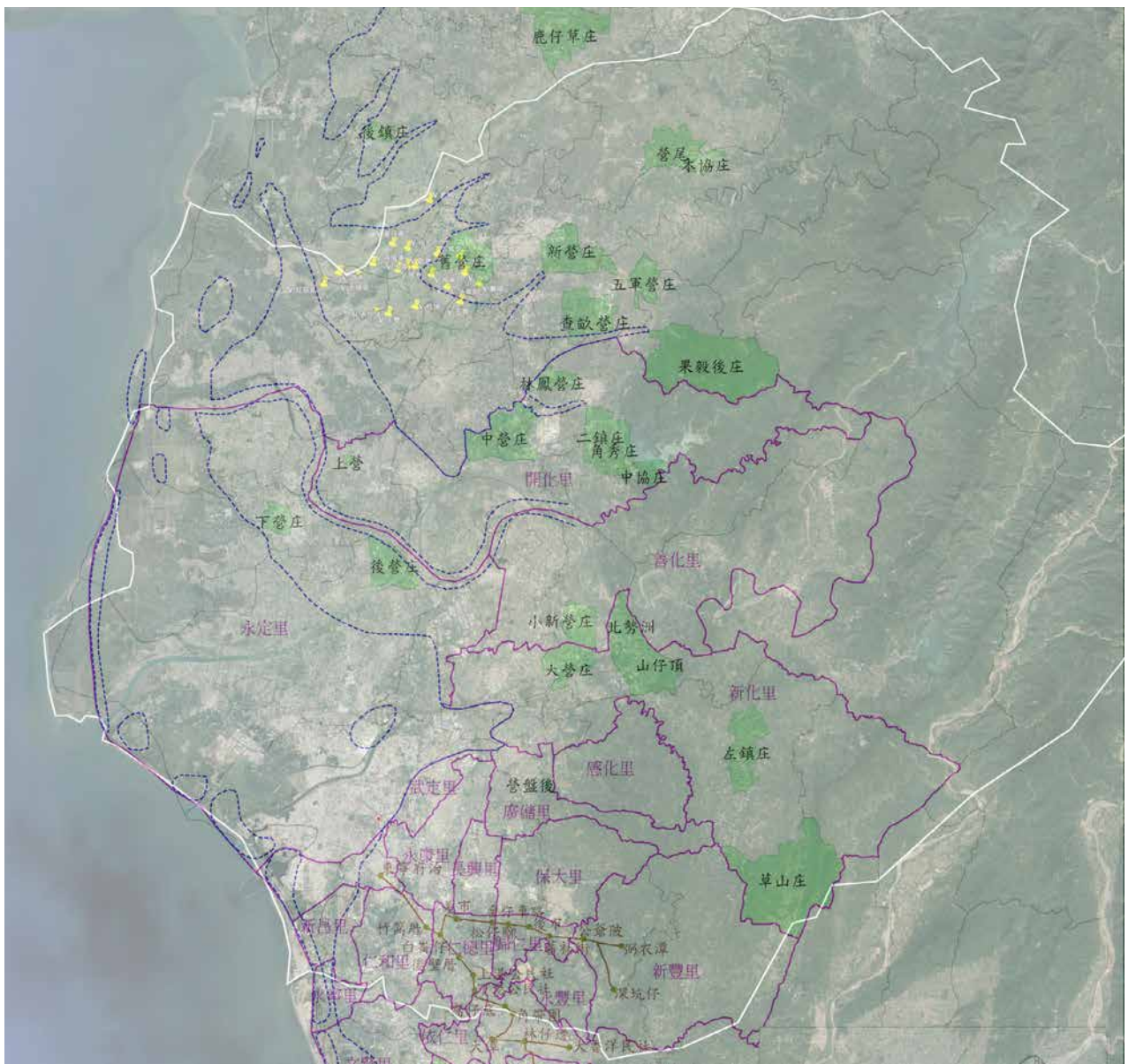
▲ 圖為筆者於台南學甲一帶與地方耆老交陪所攝得，當地居民喜好邊泡茶聊天，獲得彼此信任才能暢所欲言。



▲ 圖為筆者去年赴公共電視台語台錄製有關於地方文化「欸鴿零」節目畫面擷圖，以研究者身份談論菜鴿相關內容。

筆者再舉一例說明，也是這趟「調查與研究」過程在台南溪北地方田野時所經歷：台南市鹽水區擁有兩項市定地方民俗，其一是鴿零文化，另一則是聞名的鹽水蜂炮。鹽水區南邊是廣大的農業區域也是鴿零文化重地，而北邊則是鹽水港自古是商業繁盛區域，相對衍伸出武廟蜂炮民俗，但對照「鴿零」與「蜂炮」受地方與人民重視的程度明顯有差異，其原因就在於「鴿零」脈絡起源於每年農曆二月期間農閒之際，勞動農民所從事娛樂活動，而後者「蜂炮」活動則是時為地方政治中心廟宇所舉辦遶境活動，某程度而言是階級制度有衍伸而成。但若談論這兩者於台灣近代歷史發展，以及其主體性連結，筆者認為「鴿零」文化活動其實都不低俗於他者：有關於鴿零脈絡起源，甚可能隨著明鄭部隊以軍鴿之姿登陸，歷經清國、日本時期逐漸文化形塑而成，但卻也曾因鴿零聲響過於類似空襲警報聲，而在太平洋戰爭一度遭日本政府明令禁止所有活動。

就如上述，探險先驅們的航程導航之便，鴿子很快就傳遍了各大洲，幾乎已不可考證的白紙黑字記載從何時出現在台灣，但十七世紀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到福爾摩沙的甘治士牧師所撰寫的《台灣略記》裏，卻片尋不著他眼前所見的鳥禽種類，也沒有提及「鴿子」一詞。從這類史料文獻的紙本考古大可推測，四百年前的這座島嶼即便已有鴿子物種存在，其數量群落也還稱不上普及吧！？若加上，以下筆者於台南學甲、鹽水田野之際，與耆老交流相互辯證有關資訊之下的結果，或許更能加以應證此論點：



▲ 圖為古今台南縣市對照圖，白線為台南市行政區域，藍色虛線為十七世紀台江內海與陸地區域，綠色色塊則是明鄭部隊駐紮地，如今滄海桑田，內海已成浮陸，而地方的鴿筍活動以僅剩下黃色圖釘標示的這些區域。

● 分享會

過往筆者一直把握可以介紹地方文化、說明台灣賽鴿等任何機會，也取巧地趁機藉由獵奇的視覺經驗意圖推廣台南溪北地區現僅存於鹽水、學甲一帶的地方民俗「放鴿苓」，唯有想盡辦法讓更多人知道牠們的存在，以及這類鴿子的處境，才有可能爭取到更多被關注的機會，才能意識到這日漸式微的文化現況。唯有透過筆者近年書寫文本比重較多的作品，以閱讀、奇觀的方式利用藝術寓教於樂的功能性試圖讓更多人能瞭解「台灣賽鴿」的前世今生，為何如今會面臨負面形象頗重，卻又到處可見但十分神秘的真正原因。當然，也不容錯過這次的國藝會常態補助視覺藝術類的「調查與研究」計畫後續的成果分享會，筆者將這兩趟的踏查成果與心得，以南北各舉辦一場分享會的方式，分別在台北七月中旬「**未命名空間**」、台南八月中旬「**海馬迴光畫館**」等兩地舉行，透過印製宣傳海報、網路文宣等在Facebook、IG等網絡社群號招宣傳，借此機會分享包含這兩趟印尼雅加達、泰國北大年等旅途見聞、高雄埋金傳說與海賊王林道乾的故事，以及東南亞賽鴿研究、地方文化分析等，當然也順勢介紹與《Pontanus的日誌本》系列作品脈絡連結。

筆者透過分享旅途見聞，從中分析當地賽鴿現況之於民族性的脈絡關係，以及信仰與民情如何影響移民之間的地方傳說，最終再扣合作品《Pontanus的日誌本》，介紹敘事主角Pontanus的行徑足跡如何與台灣這座

島嶼命運重疊，以及遠赴雅加達探訪《**印尼賽鴿**》、北大年海盜行跡其踏察心得等。筆者舉辦分享會主旨在於利用實際走訪現場與田調，建構個人的歷史與脈絡體系外，也藉由藝術創作的重構與轉譯，進而創造與再生促使地方史與歷史知識的傳承，而不再是大敘事歷史下的附庸。最終，我試圖從大航海時代小人物的視角考古又考現兼帶點地誌學的方法章節書寫與影像互文，延續《Pontanus的日誌本》的系列，一路尋找鴿子解決自己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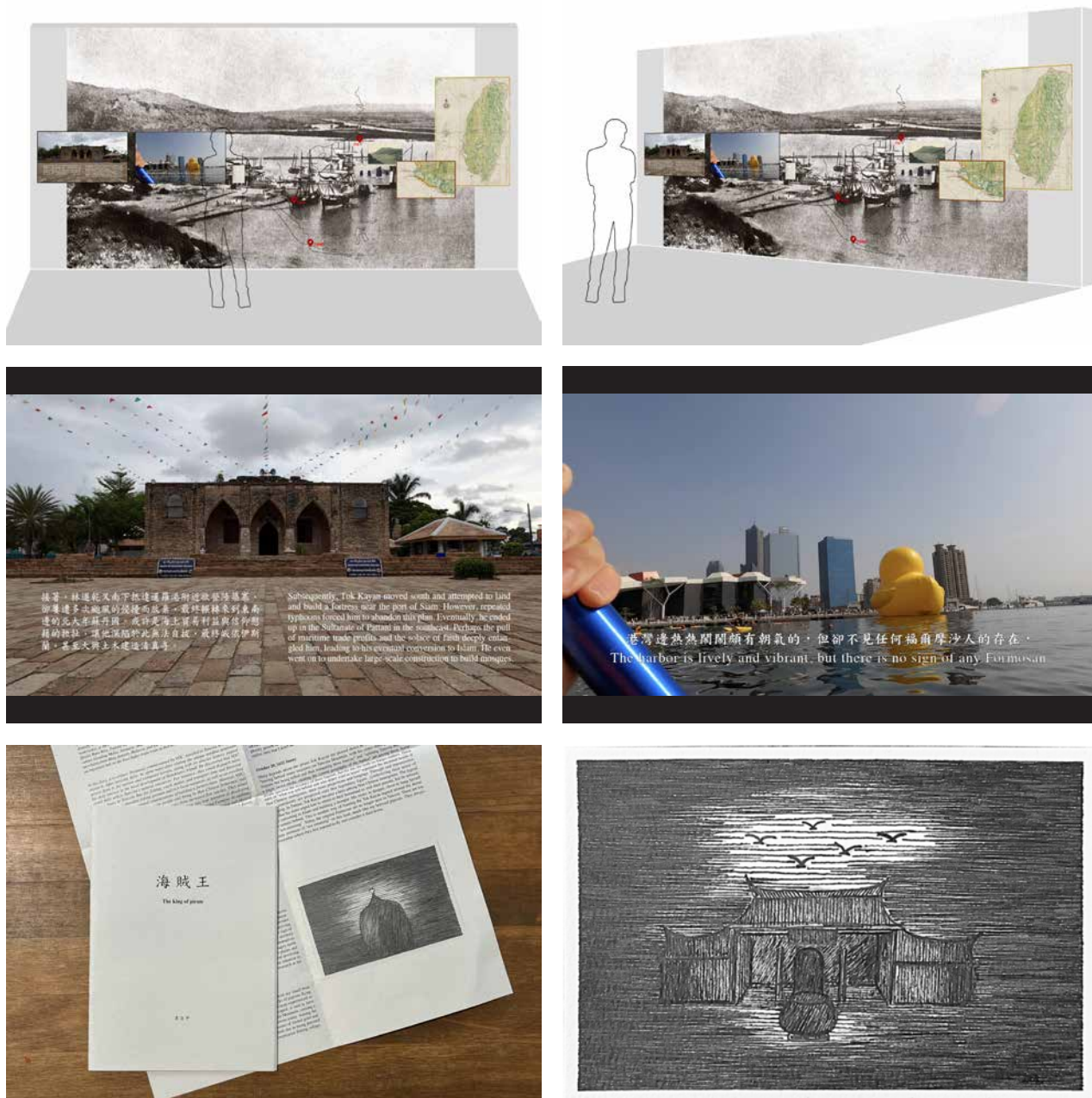
◀ 圖為台北場在「未命名空間」所進行的成果分享會側拍紀錄，與會人數大約十四名，會後開放觀眾提問與交流。



有關於這兩場分享會，筆者事先準備大量踏查時路上觀察所攝得的圖片輔助，除了簡單的旅途見聞、異國文化比較外，也趁勢說明印尼雅加達、泰國北大年等地政治經濟方面，歷經四百年歷史的變化，以及印尼賽鴿文化的緣由、北大年與高雄兩地盛傳的海盜傳說等，以下為台南場「海馬迴光畫館」分享會側拍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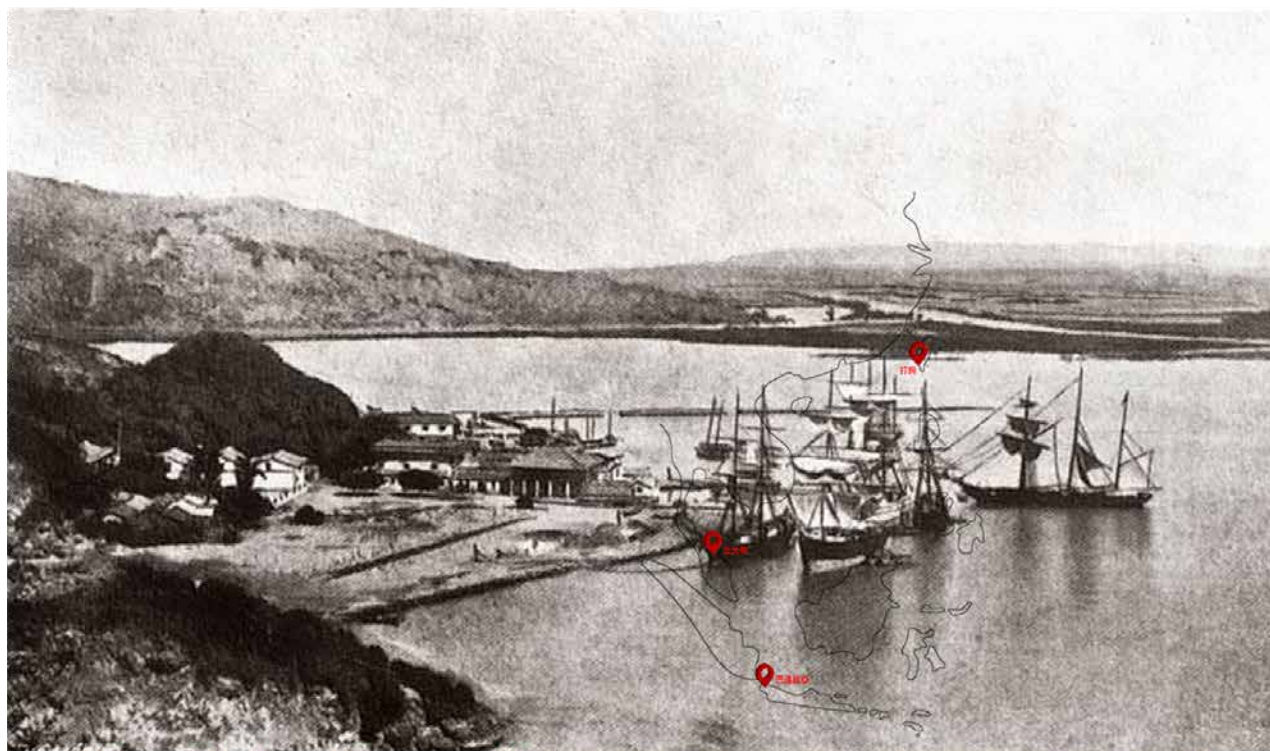
● Pontanus的日誌本10 海賊王



第十輯《海賊王》（目前尚未發表但已製作完成），圖①②為此作品預計展呈模擬圖，以高雄港史料舊照大圖輸出壓底，圖③④是《海賊王》錄像雙頻道擷圖，圖⑤⑥則為書寫手冊實拍與手繪作品6張擇一列出。此輯《海賊王》即是獲得2023年國藝會常態補助第二期視覺藝術類「調查與研究」計畫資助，以及筆者去年參與台南生活美學館推展生活美學計畫，赴高雄短期駐地研究後，有感地方田野的不足決定再赴泰國東南邊的北大年實地踏查的成果，藉此想像當年類似Pontanus這樣浪跡海外的遊子他們在東印度航線上的移動路徑，再度踏上與重返這處曾經繁華一時的歷史現場，以及一路追尋著鴿子是如何跟著海盜來到這座美麗島。

《海賊王》談論廣傳於高雄民間十六世紀末海盜林道乾的相關傳說，除了以高雄港紋理脈絡為時空背景外，也遠赴他最終落腳處北大年一探究竟，透過鴿子牽線將高雄與北大年作為串連，同時也辯證傳說真偽與背後隱藏意義。《Pontanus的日誌本10 海賊王》是作者異想天開地在愛河上划著SUP體驗想像當年敘事主角是如何透過水運來到打狗，除了寓教於樂似的慣用大圖輸出壓底與史料文獻輔助，雙頻道之一於北大年攝製的長鏡頭畫面述說著這位海賊王的行跡與傳說，再對應另一錄像頻道內容：作者終究化身為主角Pontanus喃喃自語划著舟，將四百年前打狗視察（考古）與當代田野（考現）相互揉合後轉譯為文本來完成這件作品。

而這趟泰國北大年「調查與研究」所衍伸的新作《Pontanus的日誌本10 海賊王》內容，可分為文獻檔案、影像、書寫手繪等三部份：如前頁的作品展呈模擬圖，作為大圖輸出壓底的是來自於一張1867年的打狗港哨船頭老照片。哨船頭係為打狗港外灘，打狗港開港時的主要商埠，也是打狗英國領事館辦公室及海關宿舍的所在位置，筆者藉由老照片的此曾在，將外灘歷史場域與照片中老式船舶停靠外灘的意象氛圍，多重指涉十六世紀末的海盜船隊登陸與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征服島嶼南部後抵達港埠的景象，盼能提供觀者閱讀時因更多古今時空差異的比對，而產生出更多穿越的想像空間。同時，筆者也認為藝術仍需具寓教於樂的功能性，故在大圖輸出壓底放大的老照片上用黑筆線條勾勒出東南亞地圖，並標示出高雄、北大年、雅加達等據點地理位置，再搭配1636年殖民者繪製的福爾摩沙古地圖，以及局部放大打狗週遭區域，欲透過這樣的場面調度讓觀者在踏進作品前的第一眼即是透過大圖輸出與古地圖交叉比對所獲得的資訊，進而鋪陳作品後續敘述。



▲ 圖為大圖輸出壓底的1867年打狗港哨船頭，係利用照片中老式船舶與港埠歷史紋理，以及線條勾勒出的東南亞地圖，並標示著與敘事相關地理位置。提供觀者閱讀時更多的古今時空的差異性與視覺訊息的交叉比對，而衍伸更多的想像空間。



▲ 圖為1636年Johannes Vingboons繪製的福爾摩沙地圖（海牙國家檔案館收藏），局部打狗港周遭樣貌，筆者利用這類留存史料透過展覽形式，讓更多領域外的觀眾藉由藝術寓教於樂的功能性，還能從中吸收藝術以外的更多資訊。

隨著學術研究的躍進與更多相關跨領域的投入，過去地方耆老將海盜林道乾在高雄的地方傳說當作正史看待的謬論，更引用《鳳山縣志》、《臺灣府志》皆載內容：「俗呼為打狗山，原有番居焉，至林道乾屯兵此山，欲遁去，殺土番取膏血以造舟；番逃，而徙居於今之阿猴社。」為由，說明高雄平原為何沒有打狗社，或平埔

族馬卡道族在打狗群聚生活的文獻記載。但根據近年史料文獻的考據，實則是因163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報復1632年這兩年期間在打狗至堯港海岸被福爾摩沙人（馬卡道族）襲擊喪生的十數名荷蘭士兵，同時也為將統治勢力擴展到南方等諸多誘因下決意出兵攻擊在今大岡山地區週遭的塔加里揚社，時間就發生在當年聖誕節12月25日，故命名為聖誕節之役。戰後塔加里揚社則一路南退至阿猴社（今屏東），而這場戰役普遍被學者視為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奠定福爾摩沙統治權的關鍵，至此艋港（今布袋、八掌溪出海口）以南到打狗一帶的廣闊平原形同真空。此後，荷蘭殖民政權也順利引進中國漢人移民開墾，以鞏固自己在福爾摩沙的統治地位。筆者認為這位海賊王無論他是否真實到過台灣，但其留傳的鄉野軼聞與殖民者侵略正統性卻也意外的巧妙連結。



▲ 圖為作品《Pontanus的日誌本10 海賊王》日後展呈規劃中，作為檔案文獻使用的日本時期明信片，分別為左圖是十九世紀末高雄港尚未轉型為貿易商港時，漁民操作的小型風帆竹筏在港灣沿岸捕魚的樣貌，右圖則為當時從旗津燈塔視角所見的高雄港灣。而此兩張明信片背景不約而同的，皆出現了高雄地方傳說中有關於林道乾「埋金傳說」的柴山。

有關於作品影像部分，是以主副雙頻道同步錄像呈現，主頻道內容是筆者在高雄港與愛河銜接處親自划著SUP一鏡到底所攝得的影像，為化身主角穿越四百年前想像行經打狗之際時的交通體驗，副頻道內容則是這趟遠赴泰國北大年踏點拍攝而成。重返兩地歷史現場的實地考現而成的錄像，因林道乾的牽線而有所連結，主頻道頭戴攝像器以實況紀錄身體徒勞又具娛樂性的再訪如今已是觀光景點的港邊碼頭，而副頻道則是長鏡頭喃喃自語的述說北大年與林道乾的相關傳說。兩部錄像同步呼應的同時，再對照對打狗隙、猴山等地紙本史料文獻考古，推測想像敘事主角Pontanus的移動路徑與地理位置，並重返高雄港、旗津等地歷史現場實地考現，經由紙本考古與實地考現相互揉合轉譯為文本內容，最終以錄像＋書寫的方式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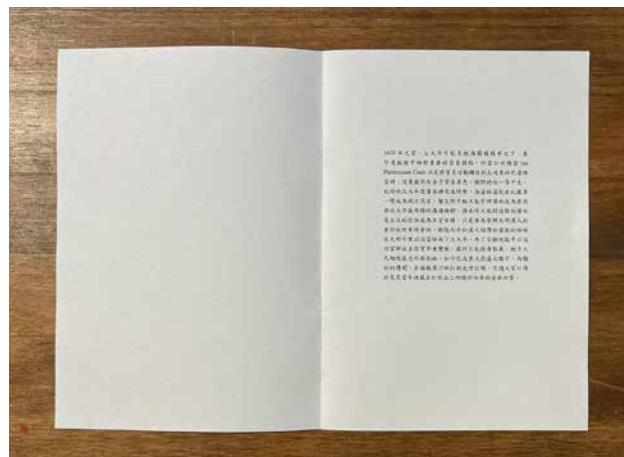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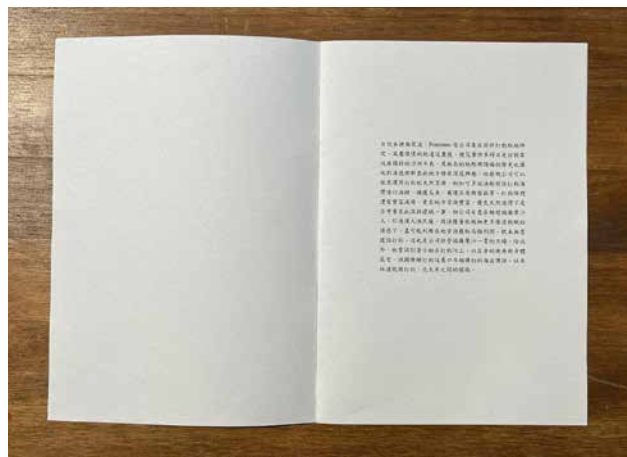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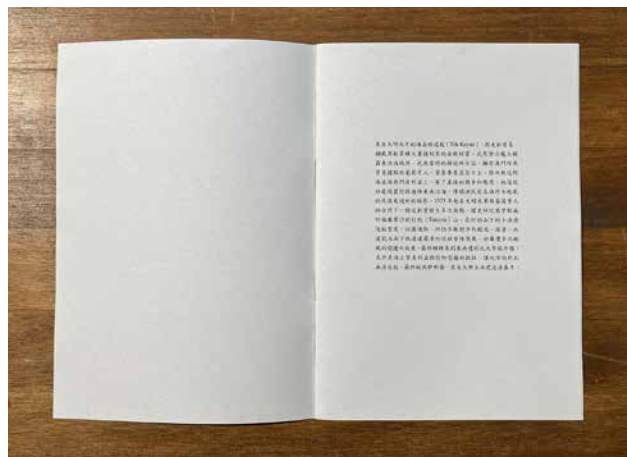
◀ 圖為主頻道錄像擷圖，筆者化身為主角在愛河上划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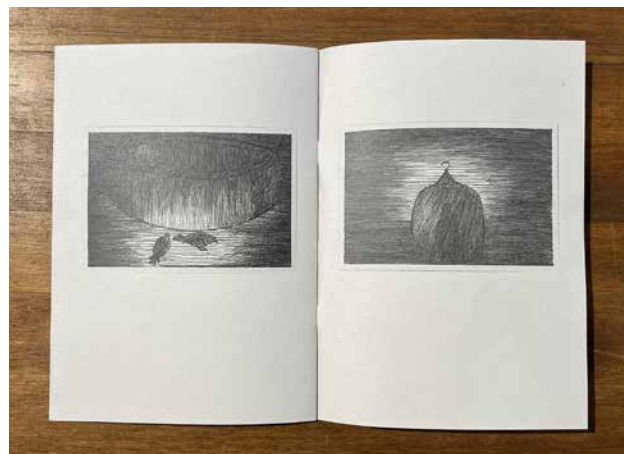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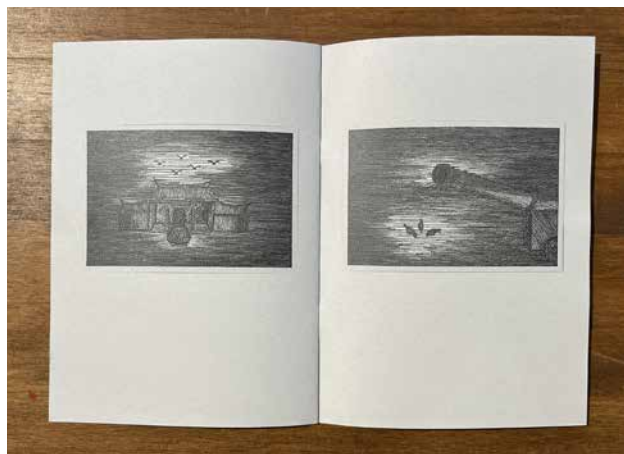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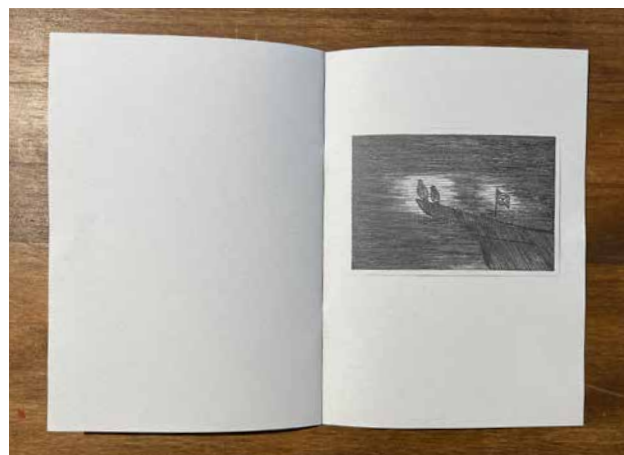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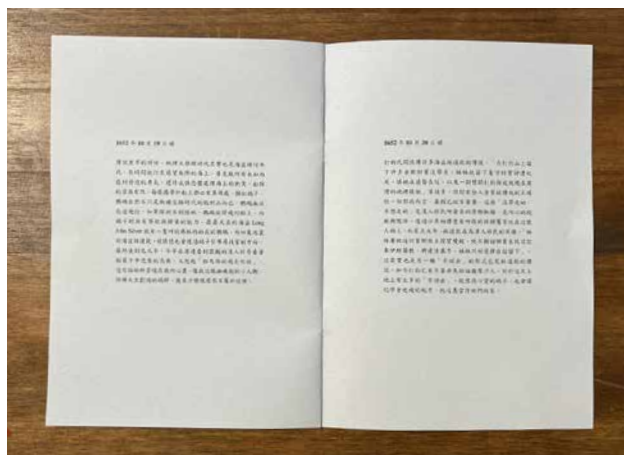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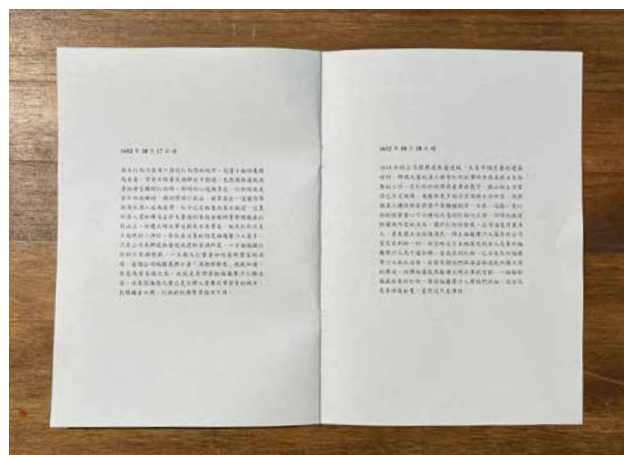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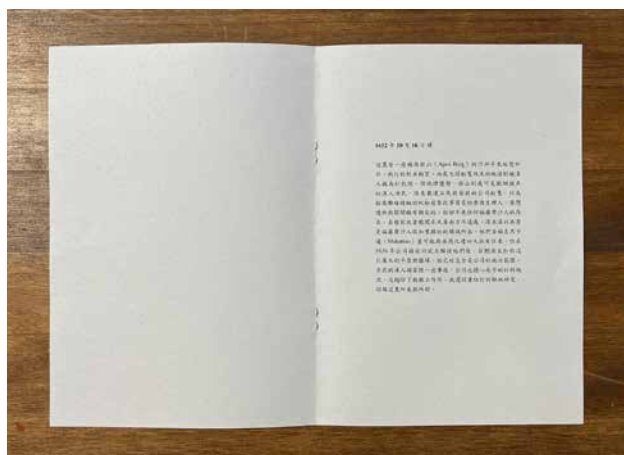


▲ 圖為副頻道錄像擷圖，是筆者前往北大年所攝得的畫面，為對應主頻道一鏡到底划船勞動的內容，副頻道將林道乾敘述分為三段，並選擇以喃喃自語靜默的長鏡頭拍攝方式呈現，為主動副靜的視覺效果，以及考量觀者觀看錄像時的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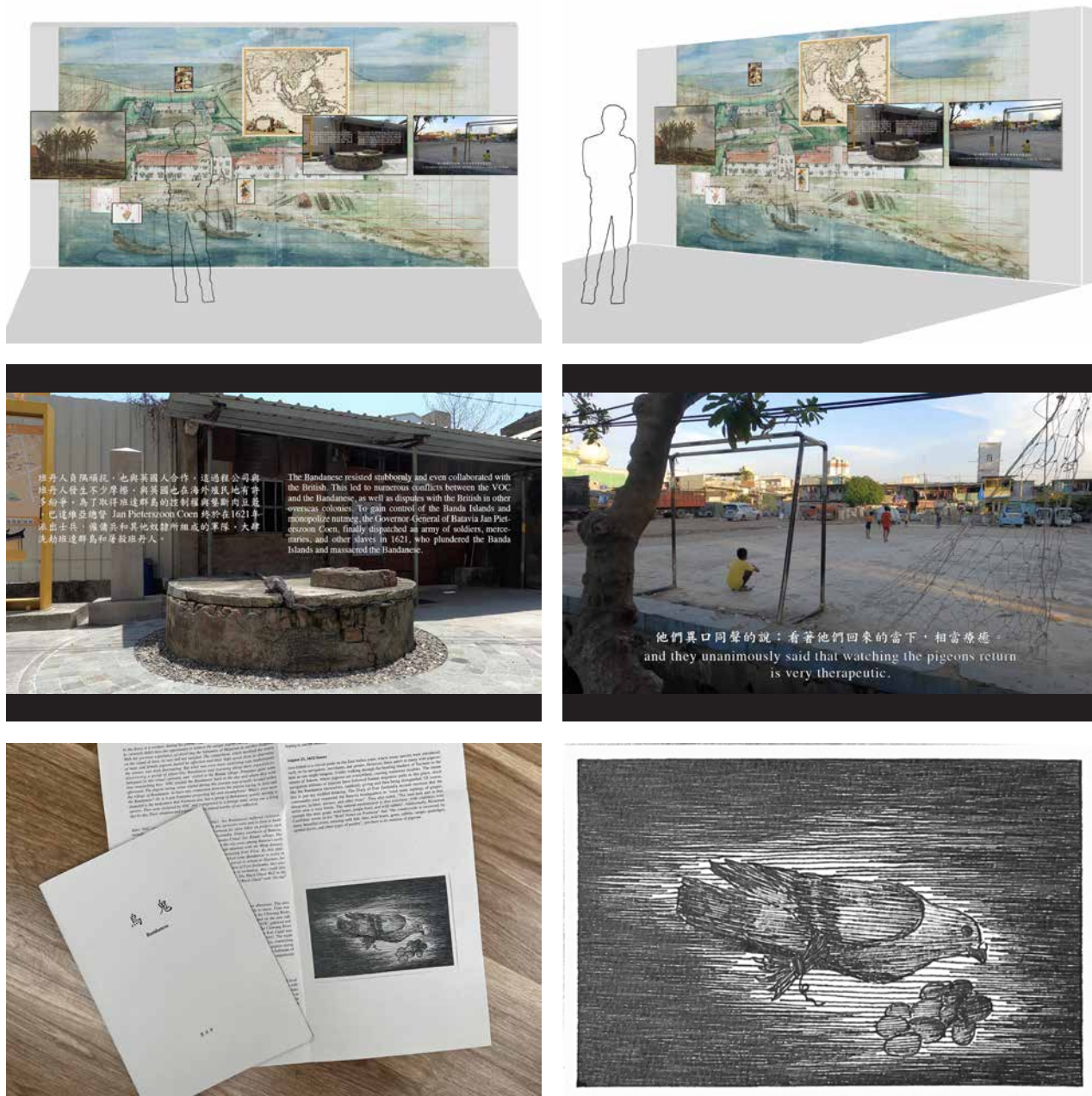
而書寫部分，則是試圖與這兩部錄像畫面內容彼此互文，是筆者去年10月赴高雄旗津踏查林道乾傳說與高雄地方之間的連結，今年五月再前往北大年這位海賊王最終落腳處尋找有關於他的此曾在的行跡，經由台灣高雄與泰國北大年兩地「調查與研究」成果的轉化，以非虛構文學的書寫形式來建構這趟以Pontanus為名，藉以他的筆觸書寫的日誌。除了手冊開頁第二頁Pontanus主角簡歷外，第四頁開門見山敘述林道乾一路受明朝水軍追捕，從福爾摩沙打狗輾轉來到北大年的經過，第六頁介紹打狗、北大年兩地地景紋理與現況，第八頁為此輯日誌提要，第十頁是時勢變遷後北大年的處境，從第十二頁至十六頁則是連續五篇日誌，是經由筆者將高雄與北大年兩地踏查的成果轉化為Pontanus書寫日誌的筆觸內容。

最終，手繪明信片則是以成品掃描編輯於手冊首頁與後半段頁數，是筆者赴北大年進行「調查與研究」計畫時所觀察到當地飼鴿現況與野鴿處境，事後再想像16世紀末這批跟隨的海盜船隊來到北大年的鴿群，他們在異鄉的遭遇種種，以仿效十七世紀畫報出版使用的木刻版畫的技法，再加強如獨角舞台燈投射於鴿子身上的效果，以下附圖為《Pontanus的日誌本10 海賊王》書寫手冊中文版本實拍，末兩張圖則為英文版本。





● Pontanus的日誌本11 烏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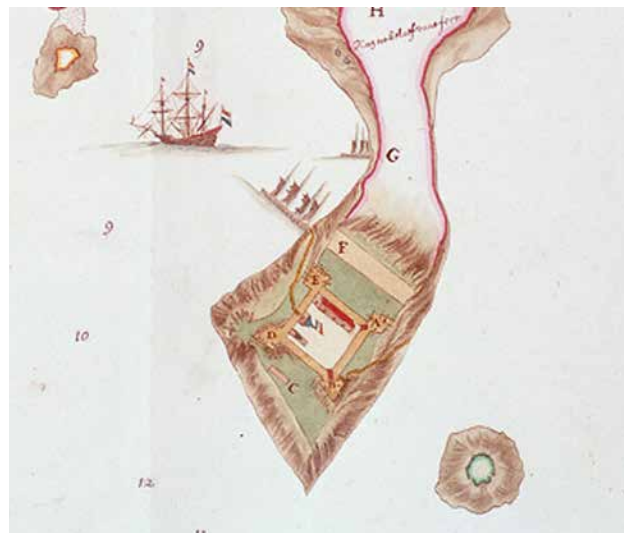
另一續輯研究成果《烏鬼》（目前尚未發表但已製作完成），圖①②為展呈模擬圖，圖③④是錄像雙頻道擷圖，圖⑤⑥則為書寫手冊實拍與手繪作品6張擇一列出。此輯作品是獲得2023年國藝會常態補助第二期視覺藝術類「調查與研究」計畫資助，隨著Pontanus的移動路徑回重歷史現場，前往眾多浪跡海外遊子原鄉之外的中繼站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此輯作品依然使用史料古地圖「熱蘭遮城」大圖輸出壓底，雙頻道之一長鏡頭敘事著台灣這端的烏鬼井，連結遠在東南方印尼雅加達班丹村另一頻道的錄像內容，再搭配有關於台灣廟宇「憨番扛廟腳」的圖像，以及古畫文獻「阿蘭陀人與咬溜吧黑坊」的爪哇人等相互文來完成。

第十一輯《烏鬼》是源於埋藏心中許久的問題「鴿子從何而來」，也可說是回溯敘事主角Pontanus的移動路徑。我一路踏察考古他在這裡的可能遭遇，也一路駐地考現當地賽鴿活動的現況處境，卻意外得知如幽靈般的「班丹人」這個似曾相識的詞彙。經翻閱文獻後才發現，十七世紀時的班丹人竟與福爾摩沙有著微妙的關聯，《Pontanus的日誌本11 烏鬼》亦是以重返歷史現場穿越劇的形式，將駐地研究的所得轉譯為敘事主角的所見所聞，以他的視角與筆觸述說這個在台灣被稱為「烏鬼」（Oo-kuí）的遭遇與處境，也試圖重新思考美麗島歷經400年的殖民更迭，人們自願或被迫的移動遷徙下，導致文化美學、空間景觀等後殖民化變遷。

而因應印尼雅加達「調查與研究」計畫所衍伸生產的作品《Pontanus的日誌本11 烏鬼》，則聚焦在千里之外的班丹人竟與福爾摩沙有著彼此命運牽連的關係，藉以提問有關殖民者（荷蘭東印度公司=資本主義）與奴隸（福爾摩沙人&班丹人=勞動階級）之間相關所指涉至當代諸多全球化與後殖民等問題意識。作品內容可分為文獻檔案、影像（錄像、攝影）、書寫手繪等三部份：如前頁的作品展呈模擬圖，作為大圖輸出壓底的是Johannes Vingboons在1635年繪製的《熱蘭遮城與長官官邸鳥瞰圖》。筆者以此圖作為此作品觀者踏進展場之際第一眼所見畫面，除了視覺色彩足以吸引觀者眼光，也是諸多十七世紀留存史料裏少數保存良好，甚至筆者認為頗為當代插畫之感。而另一選擇此圖用意在於此圖正是班丹人在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為班達群島的香料利益而遭大量屠殺後，少數僅存的島民被迫充當奴隸遣送到海外殖民據點大員島協助興建熱蘭遮城時的勞動成果。因此《熱蘭遮城與長官官邸鳥瞰圖》可說是最直接可顯現班丹人與福爾摩沙大員的關係，爾後甚還協助挖掘今台南市中西區內三級古蹟的「烏鬼井」。而大圖輸出壓底的鳥瞰圖上還分別張貼一幅複製畫，與系列作品《Pontanus的日誌本》敘事時空背景幾乎重疊，1662年Andries Beeckman繪製，現館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巴達維亞城》，此畫作內容是巴達維亞城週邊繁榮熱鬧的市集景象，供觀者想像遠方兩端同是班丹人建造的堡壘相似的命運。另一張複製畫則是 Nicolas Visscher II (1649-1702 年)所出版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東印度航線貿易區域圖》，可顯現福爾摩沙與爪哇這兩島嶼受殖民控制的分佈。



▲ 圖①為《熱蘭遮城與長官官邸鳥瞰圖》，其鮮豔寫實的視覺效果作為大圖輸出壓底，筆者認為可吸引觀者踏進作品的動力。圖②為《巴達維亞城》，將以複製畫裱框接近原作樣貌形式展呈，供觀眾比對想像。圖③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東印度航線貿易區域圖》，以檔案文獻的方式油畫布輸出呈現，藉此與作品文本相呼應，甚而串連福爾摩沙、爪哇，與東南亞諸多據點，進而將地域史與全球史相互交織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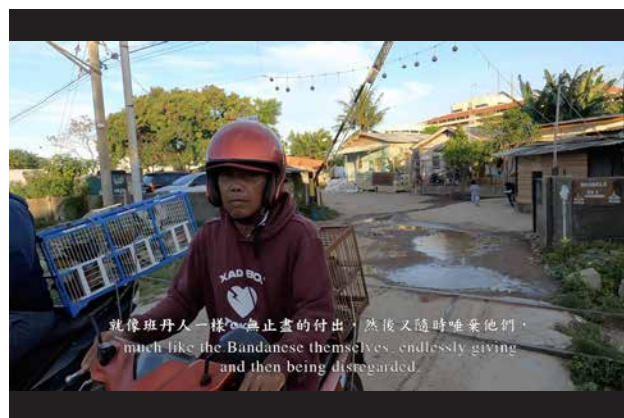


▲ 左圖為162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員前往所繪製有關於澎湖地形與堡壘古地圖，維也納國立圖書館館藏。是由Jan Jansen Visscher 繪製，並交由Schipper Theunis Jacobsz. Engels 船長帶回巴達維亞報告澎湖灣之情況。圖中右下角城堡即為在風櫃尾的澎湖堡壘。右圖則是局部放大的澎湖堡壘，是當殖民者將這批班丹人先行運抵巴達維亞建城後，陸續再輸送至澎湖風櫃尾與福爾摩沙大員繼續勞動興建堡壘。

影像部分，則同是以主副雙頻道同步錄像呈現，主頻道內容是筆者在印尼雅加達執行「調查與研究」計畫中發現四百年前班丹人遭種族清洗後，將僅剩數百人被迫遷往現今雅加達舊城區觀光熱區僅一條河流區隔的班丹村。筆者為顧及觀看錄像耐性與影片長度，從觀光熱區中的古蹟景點說明牌出發，一路以小跑步氣喘吁吁的姿態一鏡到底所攝得的動態影像，為親身體驗當年這群班丹人作為奴隸從往返巴達維亞城廓與班丹村落之間的空間距離，而這一路小跑步的終點即是筆者這趟旅程的目的地「賽鴿場」。副頻道內容則是回到台南市中西區巷弄內的三級古蹟「烏鬼井」，透過此景點與班丹人的關係拉近台灣與印尼之間，長鏡頭拍攝搭配字幕述說著班丹人的遭遇與處境。透過兩部重返當代歷史現場的實地考現，主頻道頭戴攝像器以實況紀錄跑步運動產生的身體疲憊所衍伸出的精神性，副頻道則是喃喃自語般的述說著班丹人與大員、巴達維亞兩地的連結。兩部錄像同步呼應的同時，再對照充分的紙本史料文獻考古，想像Pontanus這趟的差旅路徑與其所見的班丹村，經由紙本考古與實地考現相互揉合後轉譯為書寫文本內容，最終以錄像＋書寫的方式呈現。



▲ 左圖為日本史料《阿蘭陀人與咬嚼吧黑人》，右圖則是現今台南到處可見的「憨番扛廟角」，筆者透過這類的文獻與攝影影像，以檔案方式的呈現用以輔助作品增添趣味性，也說明班丹人後續在面臨他者之境的遭遇與處境。



▲ 圖為兩頻道錄像擷圖，左側是錄像副頻道，是筆者在台南市區拍攝「烏鬼井」的長鏡頭畫面，搭配班丹人相關敘述。右側主頻道則是在印尼雅加達以小跑步方式，穿越班丹村來到目的地「賽鴿場」的一鏡到底畫面，兩頻道同步相呼應。

書寫部分則是貫徹《Pontanus的日誌本》系列裏與錄像彼此互文的設定，是筆者在這趟印尼雅加達的「調查與研究」計畫過程，前往「賽鴿場」研究印尼賽鴿的途中意外發現「班丹村」後，決意將目標轉向，試圖透過班丹人來談論印尼賽鴿隱藏的社會性。而目的地「賽鴿場」所在位置就在此村落內，此巧妙連結激起筆者以班丹人反抗帝國後的敘事作為起手式，同時也將「鴿子終究從何來」的研究安插其中，以非虛構文學形式書寫這趟以Pontanus赴巴達維亞差旅的日誌。除了手冊開頁第二頁Pontanus主角簡歷外，第四頁敘述班達群島盛產的香料肉豆蔻竟是班丹人遭種族清洗主因，第六頁再細述帝國殖民如何受貿易利益熏心蒙蔽，第八頁為此輯日誌提要，第十頁是成為奴隸之後的班丹人處境，從第十二頁至十六頁則是連續五篇日誌，是筆者將雅加達踏查與賽鴿研究的成果轉化為Pontanus書寫日誌的筆觸內容。最終，手繪明信片則是筆者在這趟印尼雅加達「調查與研究」計畫中，將印尼賽鴿的研究成果與「鴿子終究從何來」轉化為四百年前這群鴿子初來乍到時的狀態。以仿效十七世紀畫報出版使用的木刻板畫的技法，加強如獨角舞台燈投射於鴿子身上的效果，以下附圖為《Pontanus的日誌本11 烏鬼》書寫手冊中文版本實拍，末兩張圖則為英文版本。

